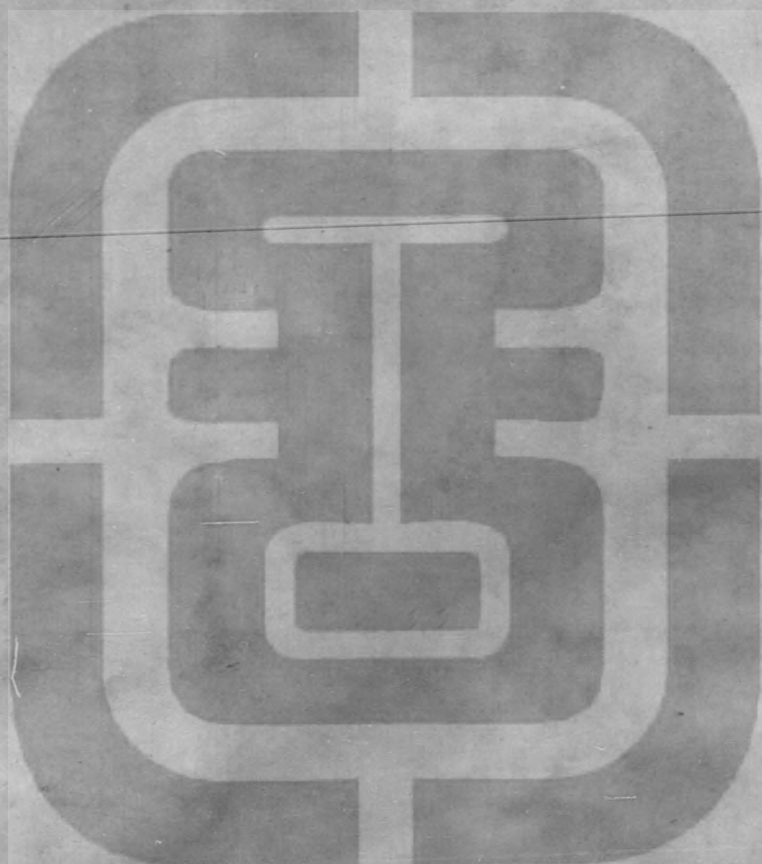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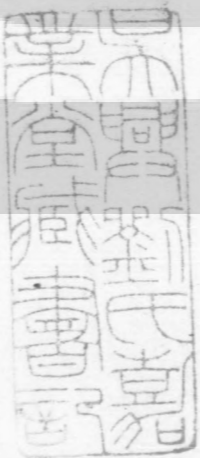
望雲樓稿卷十五

書劄

○ 復畢東野年兄

京邸一奉台慈。迄今四易寒暑矣。曾記老年翁授我以兵略二冊。弟奉以周旋。罔敢失墜。遂使西川之役。不至冥冥決事。渝之復。藺之搥。皆方略所賜也。恭惟老年翁奉天子璽書。司西南鎖鑰。節制兼乎四省。恩威被于萬方。出其緒餘。便足以成盛治。而振赫靈。又奚必問道。

古吳念陽徐如珂季鳴父著



于盲哉遠承使命深感垂神蓋顧管窺蠡測實無當于大方也。無已則有物色戰將招致死士而已。弟身在行間者兩年而死士寥寥不多得其稱戰將則絕無有。弟以為國家得此兩者所慶東敵何寇哉。惟年臺採擇幸甚。

○  
○  
○  
復劉新城大叅

弟仲春入都問台臺起居者踵相接也。弟以為吾輩殺賊尚生死參半而新老殺賊則萬死而一生。此睢陽之所不能終守而張許之所不能自存也。奈何舉海內奇男子而加之不韙為聞者咸以為然已而有為調停之

說者云欲為新老暴白須為當事含容此其言良是。弟始不敢于媒孽者大置可否也。近見銓曹覆疏雖不出調停之說而詞濃者反覺無味詞約者反覺逼真。此知公道之在人心而銓部之主持確有定見也。台臺雖欲高卧東山豈可得乎。黔事再壞大費收拾台臺籌之素熟必有可以收功萬全者便間幸以教之此亦通國之所樂聞也。

○  
○  
○  
8 復楊藩幕

閩中雖古帝王建都之地然風土磽瘠民俗鄙樸宦此

中者滄泊殊甚。借此以起家則可，非堪久羈也。敬門生陳子素古道君子也，業以數行達之，彼當刮目相待。明春撫臺復命，或可與薦牘耳。

致陳子素門生

自壬戌冬一讀手劄，具悉足下愛我之殷，教我之至。迨今懷以為感，後見考功更人，不覺為足下訝。己而思之，此吾輩大便宜處也。不佞嘗謂少年不做，推知少年之學問不長；壯年不做司道，壯年之學問不長。而今以監司之事，老足下之才，其駁歷諳練，較之臧否黜陟，更孰

多乎？故經常處即謂之學問，而受用處即謂之便宜也。至于開府建牙，舉而措之，又其後矣。不佞碌碌西川，本不敢言功，而當事者亦遷延未叙，特以當日投荒萬里，家食數年，故一旦躋之清班，亦為叨冒甚矣。時事多艱，公私交困，萬一出而任天下事，足下何以教之？鴻便附候起居，餘情悉之別柬，惟垂察焉。

復吳長谷年兄

弟與年兄以同梓同籍，而同事川東，又同患難，此何異同舟共濟，同病相憐，而如左右手之相救乎？乃自渝城

一會之外。各守一地。各統一旅。各苦自當。各痛自喻。再求一晤言而不可得。吾兩人可謂相須殷而相遇疎矣。攻渝之役。吾年臺扼守下流。擒獲奸人。功與塗山比崇。字水俱永矣。而時平事已。稍有風波。此實同路之媒孽。非當事之聽熒也。原其本無成心。故弟得闕其說。方不欲使年臺知之。而何太守之饒舌乎。况乎經年搗巢。屢建奇績。如未教之所開列。豈惟制臺歷有塘報。即按臺亦稔知之矣。而年臺以為未叙者。前日原未叙及搗巢也。夫張制臺之叙疏。與張按臺之勘疏。止叙成都重慶與瀘州耳。弟以行間附丘六區之末。而年臺以居守列林平華之次。則所謂扼守下流。擒獲奸人者。其功未嘗不叙矣。而搗巢以後。則槩乎未之叙也。何也。搗巢之役。朱制臺為政。他日可叙。而今日未及也。獨可異者。樞部以逆寅未獲。并成都重慶與瀘州。皆東之高閣。而又于現在搗巢者。各加一級。以示鼓舞。弟與年兄。非現在搗巢者。耶。竟不得加陞一級。此實樞部之失于察核。而非按臺之失于紀叙也。大抵年臺以邊才著。故借重邊方。弟以謫籍起。故量移清署。各自成其本末。各自就其功。

名此吾兩人今日事也。而必待叙功而後起家。則徐生之墓木將拱矣。弟有慨于有功者不錄。無功者濫及。而身在事中。又不敢分別。大明故特為知己。暢言之耳。雖然渝城一案。吾兩人皆已與名。原疏可覆也。搢巢一案。他日必有及之者。塘報不具在手。弟與年臺志本墮麓。功亦伯仲。若有及不叙年臺之功。而弟忍坐視之。則非人矣。<sup>敬</sup>據臆以對。不覺喋喋。伏惟裁察。是幸。

復周撫臺公祖

前讀台臺報災一疏。不啻繪流民圖。而達之一九重矣。

茲再讀大疏。一以蠲賑請。一以水利請。仰見老公祖焦勞民隱。苟可佐元元之急。不惜叩一閭而請之。此吳民再生之會也。期亦有心知者。敢不仰體。即約二三同志。走謁碩朱兩政府。具道老公祖惠意。欲其昂言于首揆之前。而兩政府同然。以為留賑已有數目。改折尚費處分。見于計部之覆疏者。可閱也。先是計部就兩政府條陳。列為救荒八款。在大司農之意。將欲從改折矣。而總督倉場未允。因而有官買官兌之說。夫既已無米。而又欲責之于官。其害乃在民兌之上。此萬萬不可者。幸有

故府兩衙門抗章爭之。即計部亦難執前說矣。但得勘  
災疏早至一日。而其中再申言官允之不可。則庶乎有  
濟身。至所謂留賑已有數目者。乃天啓四年分加派遼  
餉。應解黔中五萬兩。已蒙老公祖將別項解去。開徵則  
抵補之。而計部以為且不必抵補。即以此五萬兩暫留  
作賑可也。此雖不能邀恩內帑。而以地方之加派救地  
方之災黎。似亦少有所濟。或者即以此作開河之費乎。  
夫以五萬金而派之四府。饑民未必人沾其惠。惟聚之  
河上而飲之食之。且賴其力以成百世之利。此真救荒

奇策也。不識老公祖可斷而行之否。惟是兩河皆已壅  
闕。而吳淞猶有故道。則或先開其一。徐及其餘。此亦兩  
政府諄諄言之者也。大抵留賑止于五萬。而改折尚須  
再請。計部所以為江南慮者。技止此耳。璫等尚欲面控  
大司農。不得其改折不止也。敬勒短箋。上報台命。諸所  
欲陳。容圖再悉。不宣。

復周來玉侍御

江南大浸。吳民何以聊生。讀白臺公揭。真不啻流民圖  
也。周撫臺力以蠲賑請。即大司農有意改折矣。而總督

倉場未允。因而有官買官允之說。此其害更在民允之上。幸吾鄉臺省諸公。抗章爭之。計部或有以處。邇日來朝。有播惡之璫。邊有脫巾之卒。大非太平景象。第浮沉散局。毫無補裨。欲俟明春覓差而歸。當于吳山虎阜間。一吐積懷也。

致文湛持年兄

近日以來。一廟堂之上。百事如舊。獨有視學一事。以聖躬違和。暫傳停止。此豈偶然耶。盛典不虛行。聖意當有屬。或者姑待精忠不二心之臣。如年翁者。以為宮

牆俎豆光也。想一新命旦夕當下矣。弟在罔寺。甚可藏拙。左通之轉。似多一番。然既居其位。不敢不盡其職。封駁之間。實無相徇。怨者亦有所不免。曾有疏叅平遼總兵毛文龍。未知是否。敢以請正。餘悚嗣佈。

致周蓼洲銓部

通來一廟堂之上。疆圉之間。百事如舊。總之曰恃天而已。獨有江南水災。曰蠲曰停。恐皆不得之數。而改折一節。則萬萬不容已者。乃計部條陳荒政八款。意在改折矣。而總督倉場不允。因而有官買官允之說。夫既已無



米官從何買。官從何兌。勢必多報大戶。轉累小民。其害乃在民兌之上。幸同鄉兩衙門抗章爭之。而猶未慨然也。昨周撫臺有書見及。弟亦以此荅之。意欲按臺勘定之疏。早至一日。而其中更申言官兌之不可。則其事或有濟耳。前吾鄉公揭。非不剴切。而汎汎投之。當事視如故套。更得諸老連名書。專達之李鄭兩司農。方可轉移。不然。即改折難望。恐不能徼萬曆三十六年之澤也。至弟輩或見相公。或見司農。或出公揭。或商民本。則已不遺餘力而圖之矣。惟台翁留意焉。

復南懃李撫臺

渠春仲入長安。自以為密通山斗。庶幾朝夕領訓。而正值新命初頒。前茅繼發。遂不及數教。奉教于君子。此則封疆之幸。而弟輩之無緣也。伏讀鼎劄。知榮任之期。正在暑月。道路間闕。風雨跋涉。即古叱馭之忠。何以加茲。至慮及人情之玩弛。事體之牽制。則台勳甫按部而施。為次第已瞭然于胸中矣。又何虛懷俯詢乎。敬托龜戴。用報鯉傳。憑風瞻注。曷任喁依。

伏讀大刻當 皇祖百疏留中之日、諸啓事未得一報  
可而我年翁苦心調劑、極力挽回其所救正居多、可謂  
居卽署而兼臺省之職、鑣區區卿寺、豈足以酬賢勞而  
何忘者之求多耶、大疏極其剴切、業已卽日封進、得有  
溫旨矣、從來四品以下京堂、未有再請告而再留者、而  
有之、自年兄始、可見 廟堂之上自有公論、而媒孽者  
無能為也、伏望慨然就道、卽日還 朝、斯無負 皇上  
眷留之意矣、肅此勸屬、無似喁喁

復本使司朱寅文

再三遣查詢報房、乃知郭疏實未之上、不過自發抄以炫  
惑人耳、吾輩既以其未妥而寢之、又豈因其發抄而上  
之耶、報房擅自傳寫、已令人切責矣、萬一 內中知之  
而問此本、何以不上、則據事直叅、亦終于不上也

復三邊李總督

璫自陞伏田間、卽聞台臺重望、景仰者素矣、乃以浮沉  
中外、未及奉教于大君子、鄙陋可知、然自入署以來、每  
于大疏中、窺見方略、以為當今有韓范、又何憂乎西賊  
也、適捧瑤函、意素未請教之人、何足仰煩台念、及展誦

再三而台臺冲襟雅度固已不鄙我而下及之矣碌碌  
閒曹誠未諳軍國大計惟是一國家如金甌然自東事  
以來而一角已受傷矣善置之者必先置三角于勿壞  
而後可以補苴其一角則今日之西北于一國家最為  
緊要而台臺彈壓其中俾塞外聞風而自戢是即措天  
下以磐石之安正不必斬將奪旗以為武也璆等將點  
受其賜而不知矣一得之愚如此仰報台命臨風無似懸停

復戴紫宸愈憲

渝城之役弟與台臺意見同所膽同赴難同收功同益

一念敬服之誠久為知己所見諒而台駕一入長安便  
推轂徐生娓娓不置自昨年已聞之矣世路無常風波  
忽起弟實愴然心惻焉頃入都有言張制臺之無功者  
有言台臺之功而疑信參半者弟以為發縱指示功在  
總部院用間設奇功在下川東無此兩公則徐生亦幾  
于無成是兩公者上有功于朝廷下有功于地方而  
且中有功于吾輩奈何抹殺之聞者無不以為然則台  
臺之功已昭昭在人耳目聞而弟意不止此也以台臺  
沉哉遠略今世無兩託以千里當使疆場生色而乃株

守衡門使 國家不得收豪傑之用吾輩何以為心曾  
謀之當事者不識可即家受事否當事以為宜先結前  
案始可以圖後功近日部覆云云皆當事者主持之力  
而非弟之能也功已明矣案已結矣及時嚮用誰曰不  
然特患機會有所未便耳承台臺大教若謂徐生真可  
以寄緩急而肺腑托之此實素所自盟豈至今日有推  
諉為倘此後機會可乘敢惜其齒牙而不效區區以酬  
知己亦非夫矣至台教雅不欲就用兵之地此言良合  
鄙心吾輩起家釋褐有終身坦途往往立致通顯者若

必如吾兩人而後嚮用毋乃以其身為殉也夫談虎色  
變弟亦無樂乎有功之名也若乃 廟堂處分則大有  
可慨者攻渝搗巢此兩案也因逆寅未獲而并攻渝之  
功不敘致文臣如張制院如台臺如丘盧諸公俱束之  
高閣武臣如杜搃戎如金富廉求一命之及而不可得  
土司如楊光斗楊光郁方快快于有功不錄鄉紳如張  
景銘程宇鹿年之變且存者少而死者多也即弟亦昔  
年見廢叨冒今官否則終老于蜀藩而已矣時事至此  
良可浩歎又烏能鼓人忠而收功萬全也哉附言及此

不盡綷綷

復總河朱上虞年兄

弟素寡與而自台駕行後益了了乎無與為朋半月以來一腔心事抑鬱誰語乃月之某日有徐上舍者儼然以手劄見頌何以異拱壁從天而下展誦再三喜而欲舞年翁惠政在軍國謳歌在輿論長安同然一詞竝未有異議者惟近日條陳戎政者謂經歷為可已而且論去其一此亦各有所見不足為異也以八座尚書捧三代誥命而稱觴于八十有二之太夫人人子至此可謂顯揚

復李未吳銓印  
伏讀大疏仰見台臺  
心事可與日月爭光  
已無容贅一詞惟是中  
同一段為左滄老則去  
讀之本免寥寥弟乃  
借為潤色不過助語  
之手而砥砥二字實  
指出上人本色且可  
以愧天下之徇情而  
欺法者想台臺不  
以為罪也草草

之至矣而太夫人得之不益其無疆之笑乎欣賀欣賀新選君弟未識面而何以識弟必年翁為之推轂也但推轂者行矣弟又不能為毛生坐而待遷何日之有明春決計覓差而歸過濟上當擾大庖為竟日之懽耳不畫

復王公來理評

承教事乃李提戎欲保出罪弁達奇勲也孫相公累臣一疏尚費煩言也李帥此舉豈可聳之于上據法即宜參取今姑置之可耳此覆

○ 復楚中吳康憲

兩載同事蜀中以地方戒嚴弗及樞趨堂下深以為歎  
乃辱使命遠存翰貺交集仰見台臺念舊之雅不以遐  
遺珠何人斯上頃注念哉台臺彈壓三川既能肅綱紀  
而貞憲度節制全楚何難運方略而裕軍興漢鄧侯千  
里給饋蜀武侯六出輓輸已豫策于胸中夙籌于掌上  
而乃不惜詢下抑何謙懷若是乎方今督藏若洗閭閻一  
空欲求生財之源舍鼓鑄外別無長策而一切糧糗輸  
之軍前似宜官自給散不令解戶與軍人見面此則蜀

中所已試者不識此法可行于楚否也仰承明問聊以  
塞責知無當于台裁耳

復陝西蔣代巡

再讀理章仰見台臺咨求民瘼綜核吏治克詰兵戎而  
于文武棘圍且次第舉行半歲之間百度振飭真無負  
聖天子省方之命者哉弟待罪銀臺于章奏中見台臺破積習一疏章奏中讀  
之不覺躍鐵嘆曰天下何事無積習吏兵要地也而有  
盤據之積習戶工劇司也而有破冒之積習禮刑清曹  
也而有稽留淹滯之積習雖至閭至散如敝衙門而法

紀廢弛人情玩愒其相沿為積習者亦牢不可破也非  
得力肩世道如<sup>精忠為國其人</sup>石臺之為國精忠者提衡于上天下事  
其安所底止予某有慨于中而力不足以振刷姑以請  
教大方云耳藉使報命復兩廣總督何匪我年兄  
自辛酉春一領台教迄今四易寒暑矣仰斗存心縮地  
無術缺為候問罪何以辭狀每從大疏中想見老年翁  
方略則以二十萬之先聲禡彼賊膽以數千人之迭出  
解我重圍止動衆三年止用餉五萬節省三萬抵加派

幾阡此其勞動在疆場福澤在蒼生勳名在鐘鼎宜乎  
簡在帝心暫司兩粵之鎖鑰將進八座之台衡者也  
某本菲在謬當蜀難徒以一腔熱血洒之沙場野草中  
僅得隕越以無負年翁之教方之文武壯猷惶乎後  
矣量移清署出入里門已不勝大幸而敢有他望乎遠  
辱使命深荷垂情奏疏大刻不啻百朋之錫領教良多  
茲甫小刻二冊附呈請正欲轉笑於大方不自知其為  
小巫耳

復川中吳代巡年兄

前蒙老年翁不棄葑菲則既獻其一得之愚矣茲再承  
大教敢盡其愚蜀事之所以垂成而未結者二逆未獲  
也二逆之所以久逸而不獲者功罪未明也夫東省妖  
賊耳成功之後人盡繫之若以乃守城都復重慶搗蘭  
巢三者視東省孰難孰易而一槩置之不錄此豪傑所  
以解體而壯士所以灰心也昨張葆老入京面與大司  
馬談及此事而大司馬欲俟搗巢敘功疏至一并叙之  
則朱制臺叙功一疏似宜亟亟舉之乎上而至香然  
者何也弟起自謫籍叨冒今官逾涯已極敢有他望惟

是文武將吏必得為善之利而後肯致力于疆場况逆  
寅未獲危黔當援尤在用人之際乎伏望老年翁一力  
德臬俾搗巢功案早至一日則將吏早受一日之恩  
而予以鼓舞人心激發士氣未必不繇之矣蜀功自朱  
制臺以下未易更僕數至于舊總督張涵老之收復渝  
城守備金副廉之深入虎穴鄉紳張景銘之焦勞兵餉  
實與弟相終始而遠聽者皆不察其功尤藉老年翁之  
闡發而一為之表白者也狎瞽之言惟採擇是幸。



巖首束裝原擬便道一領台誨以程限已迫遂徑走長  
安負歎殊甚遠捧瑤函何異隔千里而面領明訓也欣  
慰欣慰當今公道不明而于蜀事尤甚以台臺之大有  
造于蜀而遠聽者不察且求多焉其誠有慨于中不覺  
昌言曰吾輩環攻重慶久而不克幾于師老財匱矣自  
總督部院一入境而毛兵西兵相繼並至未幾而巖關  
剋賊援殲自渝城以及瀘建殘破四十餘州縣一朝盡  
復是部院之造蜀也大有功于朝廷下有功于地方  
而中有功于吾輩者也奈何抹殺之聞者無不以其言

為然台臺之功亦既昭昭在人耳目送今有以多費錢  
糧為詞者藉應之曰圖大事者論成功不論小費假令  
重慶至今不下不知當費金錢幾百萬今以數萬之衆  
攻百萬之賊復數千里之地而僅僅費四十餘萬可謂  
多矣聞者又悚然而退此非藉之阿所好也天日在上  
蜀事始末甚實目擊之奈何當時已受其賜而今日欲  
沒其功也抑藉曰是而有感當事之處置失宜烏東省  
一妖寇耳成功之後人盡獲蒙優叙乃解省圍復渝城  
搗蘭巢視東省之難易判然至今遷延未錄豈不灰任

事者之心欵且冉躍龍之跋扈台臺所知也何功重慶而樞部加以副總即其子冉天胤功不及邑梅石耶萬一而樞部且實授小河遊擊如此舉動何以昭勸懲而鼓豪傑也其他無功者倖進有功者不錄不可枚舉有勝浩嘆敢曰台教而并及之畢張葆老蜀事一疏持論甚公一廟堂之上或難泯沒公論耳感事激衷不覺媿媿纒祿台炤

8 又

叙功一事張葆老近與大司馬談之而大司馬欲得搢

巢功並叙此雖不過延脫之計然事勢亦必至此璠已聞之朱制臺想其疏一至樞部自無辭也惟是台臺具文武壯猷懷安攘大略不以北討南征而使優游養東山之望秉銓衡者能無責乎直至疆場大壞而後起令公于田間斯已晚矣璠先年逐臣也若非大疏後點綴數語今亦老死蜀中已耳叨冒至此敢忘所自曰復明問而鳴其感激之衷如此

○ 復丘六區大叅

渝城之役惟弟與台臺肝膽相炤議論亦最相合仰仗

威稜三旬底績蓋不以成功為喜而以得侍高賢為愉  
快嚮往一念想台臺默而鑒之矣道體偶違扁舟東下  
江干握別真不能為情而兩載碌碌又未遑尺函修候  
負歉殊深乃蒙台臺垂念不遠數千里遣使存之盛意  
隆重手教諄切抑何誼薄雲天也憶昔使當日前茅不至則巖  
關必不可剋堵截之議不決則賊援必不可殲接濟之  
禁不嚴則堅城必不可復三者皆台臺主之而功為不  
可泯今一廟堂之上所以待有功者何如乎病已痊而  
不即補補而仍得原物即近日加陞一級亦循資之轉

非不次之擢也弟有慨于中往往向當事言之而格于  
蜀功未叙徒令人扼腕短氣耳頃張葆老蜀事一疏可  
為吾輩生色而大司馬欲得搃巢功一并叙之夫攻渝  
與搃巢此係兩案乃因彼而置此何以勸封疆効命之  
臣哉弟以昔年遠謫忝竊今職否則終于外吏而已矣  
其能入春明門一步耶便旋匆匆布謝統祇崇神昭無似  
神馳

復丘六區大恭

謹啓吾輩効力疆場此臣子分內事本不敢言功但以

從來有功必賞。非但以酬既往，亦所以勸將來也。蜀事之難，百倍于播，而成功之速，十倍于征播。即吾兩人口不言功，而宇內亦同聲許之。獨樞部之議曰：逆寅未獲，即蘭局未終。蘭局未終，即解成都，復重慶，姑置勿論。抑不知攻渝者一人，搥巢者又一人，如之何？欲兼而責之也。近日大司馬謂蜀無大功，益屬可異。蜀寇鳩張之日，省城被圍，破州縣四十餘處，即荆襄以下，無不震動。其勢何如，而謂定蜀者無功耶？夫謂不叙功，則搥巢者何以先陞一級，謂之叙功，則攻渝者何以寂然無聞。第

既不叙攻渝之功，又不陞搥巢之級。若非昔年投荒，至今在蜀，可也。噫，第則已矣。以張制臺之平定焉，而投杼不免，以杜總戎之斬獲焉，而薏苡遺譏，以金富廉之血戰焉，而苛之吏議，以鄉紳張景銘之逆戎焉，而廢之衡門，以土司邑梅石耶之戮力焉，而束之高閣，即如台臺，且久而不補，補而不調，調而循資序轉，其為第所扼腕，可勝道哉。至如冉躍龍城下，綏至而兵部授以副總，冉天胤功亦猶人，而授以松藩叅將，則楊光斗等何以待之一土司，而有叙有不叙，更不得其解也。時事至此

深可浩嘆。聞台臺與大司馬有公祖之誼，便問一從與  
也。亦蜀中將吏之不幸也。

候總督蔡元履年兄

其夏某方深入不毛，而使命儼然及之，惠以好音，賜以  
腆貺，真天涯骨肉之愛也。感刻感刻，歲首入長安，聞大  
方失事，心切憂之，已而獲覩新命，不覺舉手加額，曰：年  
翁在事，西南可無憂矣。夫黔之局與蜀稍異，蜀事惟勤  
已耳，黔則主于勤而不必終于勤，惟不終于勤，此台臺  
所以有獨誅首惡之疏也。惟主于勤而後不終于勤，此

傳公祖所以有罪在不赦之疏也。兩者相須，搃成勝算。  
何意由南彝哉。顧當今之束手而無策者，莫如餉兵可  
召而募也，將可羅而致也，金不可點鐵而成也，粟不可  
神運而鬼輸也。每讀大疏，所望計部之接濟者，幾乎一  
字一血淚而一廟堂之上，所謂徐徐應之者，未必一款  
一金錢，嗟乎，枵腹而戰，無米難炊，自昔記之，何況今耶。  
第不知屯田之法可行否也，又恐回郊多壘，誰為任耒，  
耒不知鼓鑄之法可行否也，又恐滇南道阻，誰為輸銅，  
錫不知開納之例可行否也，又恐室家仳離，誰為羸囊。

索三者、交窮而黔之、餉益無策矣。雖然、豪傑無虛生之理、惡有貫盈之時、以——天之道、以——君之靈、以——身之文武壯猷、當必有收功三捷、而取效萬全者。斯省、嗚呼、矣之耳。茲因風便、附候台祉、小傳一冊、奉上博笑、昇希鑒存、臨楮不勝馳戀之至。

候黔中代巡傅元憲公祖

渝城一望風采、深慰仰止。惟是殘破之後、多所轄、褻為罪具。春仲入長安、見壯猷如老公祖、尚以六月息、不覺感而嘆曰、當今請官請餉者、類挾持浮說、皆人人滿志。

獨傳公祖以一片熱腸、欲定三省大難、而當事裒如充耳。其謂之何、適黔事告急、遂借重按黔。然而未察老公祖原疏意也。老公祖原疏、乃欲以按蜀台銜、兼雲貴軍務、則三省土司、可以惟吾節制、而使之用命。今僅僅按部黔中、是繫育育之手、而欲其引千鈞也。幸蔡元者有重事、權一疏、而樞部已題覆、庶可以操縱自如。而徵調惟命耳。陳其愚之斬、可謂頂門一針、而每讀大疏、字字忠肝、言言石畫、再得百萬金錢、一時湊手、職之擒也。何日、且有茲因貴衙門旗鼓官王國楨之便、附候台祉、伏

惟鑒亮國損係斯搆巢時部將。其人不怕死。不受錢。可  
獨當一面。今隸在宇下。彼必益自奮勵。以無負任使也。  
昇希炤原

○ 候黔中陸監國軍

江干得親道範。惠教良多。承詢忠路。司弩子手。知台臺  
為有心人。而蔡制臺汲汲推轂。非無見也。計此時前茅  
已入貴陽矣。軍中有韓范。西賊聞之。自喪膽。惟是糧餉  
不繼。援師未齊。不知目下計將安出。璫以為厚集兵力。  
一鼓擒之上也。否則為持久計。無如屯田鼓鑄開納三

事。夫四郊多壘。屯田似難言之。惟鼓鑄于偏沅。開納于  
辰常。亦當軍興之一助也。不識台臺以為然否。小傳一  
冊。敢以請教。台臺指日成功。勒鼎銘彝。以視小刻。直覆  
執身。翹首捷音。可勝瞻注。

○ 候曹丹明舊公祖

接讀手劄。知老公祖雖崎嶇戎馬間。未嘗不垂念舊人也。  
感何能及。大方失利。以為法孝直在行。何以有此。已而  
閱邸報。則王撫臺惟一意前進。而老公祖曾慮其有後  
虞。荆棘層層之說。信為早見矣。黔事結局。似未有期。不

知當事者計將安出。今後大兵進搃。老公祖但彈黠苗  
彘。俾無反側。功斯偉矣。但不必深入虎穴以為功也。不  
識台見以為何如。

復馮五亭年兄

己未秋。葉備員東粵。代庖集司。以守者不戒。燬其號簿。  
特具文請補。惶悚殊甚。值老年翁掌道。慨然允給。感德  
不置。頃入長安。以鱗鴻未便。未具尺一。修候。乃辱使命。  
遠存翰貺。交意何老年翁垂情。年末一至。此哉。老年翁  
具文武壯猷。懷安攘大略。巡行四國。則四國治。鎮撫中

州。則中州治。出其緒餘。以搃六師。安九塞。必有內順外  
威。而四裔賓服者。其安能贊一詞乎。無已。則竊謂我國  
家大勢。若四維然。今東西南北。略蠢動矣。東南雖大禘。  
其民弱而易治。萬萬無慮。惟西北與戎翟為隣。有不得  
不費年。爾清心者。處今之明。似不必斬樓蘭以為功。亦  
不必空幕南以為武。但得羈縻無動。馴擾不爭。二三年  
間。一國家得專意于東。遼西之黔。而更無他釁。以分  
之。則造福非淺鮮矣。不識在臺。以為何如。猥承明問。敬  
布蕙莛。伏惟採擇。幸甚。



致蔡元履年兄

讀年翁就近推補之疏，一何知人善任使也。他不具論以弟耳目之所覩，記陸景鄴見事敏而付機速，謀國忠而養士豫，卓乎尚矣。越其杰，知彼知己，可謂長于料敵。袁懋貞任怨任勞，真是勇于急公，即以重聽之曹進可而善得苗情，平越非斯人不可。有味乎推轂之言也。其他非禁中頗牧，即軍中韓范，槩可知矣。以是犁庭掃穴，膚公<sup>功</sup>其立奏乎。獨患指餉一事難言之耳。愚意鼓鑄事例，宜開局于楚中，而歸利于黔省，未必非軍興之一助。

也不識可與餉院相商之否

復江右田代巡

不肖某待罪周南，碌碌奔走，未遑一通候問，負歉可知。近入長安，又值台臺巡行江右，未獲望幸，采承緒論嚮往之私，惟有馳仰而已。每從敝衙門讀台臺大疏，則激濁揚清，吏治因之丕變，釐奸剔蠹，法紀藉以維新。至于拮据兩闈，日無寧晷，焦勞萬姓，歲不為災，真無負聖天子省方之命者哉。乃于政事之餘，垂情清冷之署，好音懷<sup>惠</sup>之而大貺頌之，某何人斯當此優渥，其為銘感匪

詞可罄矣尺函鳴謝臨穎神依

致許墅錢閣尹

謹啓江南大浸吳民其魚哀此予遺盼盼乎望廟堂  
之拯恤不啻解倒懸也而不聞痛癢者倡為不可改折  
之說至欲如萬曆戊申之息澤而不可得吁亦慘矣幸  
台臺與撫按兩院及地方公祖父母百計拯之江南百  
萬生靈不遽為溝中瘠者皆明賜也及讀鼎劉知過往  
客舫既希奸宄閉糴尤甚不覺泫然淚下曰吳民其無  
幸乎夫今歲災黎全望冬間萊麥以為活尤望江楚接

濟以為生水不進則萊麥無望矣又以江右之旱楚中  
之水并商賈米舩希如晨星而豪有力者因遂閉之糴  
米竊意文明春必無食無食則無民無民則無田求欲  
為今歲之不改折而不可得已興言及此心膽俱碎萬  
望台臺與地方當事加意設法救此予遺豈惟百萬生  
靈藉以全活其自隳等世世子孫咸誦明德于無窮矣  
藪株守閑曹不忍桑梓之坐困故不奄喋喋如此惟台  
臺察焉

候判臺朱恒岳

果以菲才待罪川東、兢之焉、惟覆餗是愆、蒙台臺遇以國士、假以事權、俾得稍自展布、以不至隕越、今之忝竊、非據、皆明賜也、敢忘所自、入長安來、此遇問蜀事者、請不特誦台臺之偉伐、可以勒燕、狀而圖麟、抑且述台臺之苦心、可以動天地、而泣鬼神、意謂中樞、揔憲、皆可必以展元老壯猷、而何以西南半壁、使人一力仔肩乎、無奈宇內多事、朝端乏人、廟堂之上、似尚欲以疆事相煩也、惟晉陟大司馬、近已得旨、差用為慰、臣頃張葆老蜀事一疏、盛稱蜀功、不可不叙、而樞部必欲得

搗巢功、一并叙之、此間望台臺大疏、有如饑渴、乃久而未至、不敢不盡其愚、夫二賊雖未獲、而賊之窟穴、版圖已盡、為吾有、宜叙一將西征、將吏所為、甘九死而不辭者、博一陞賞也、高閣置之、人人解體、宜叙二蜀事、纒三年、耳在局外者、已有烏盡弓藏之意、以而不叙、誰復知之、勢必與建南之功、同一泯滅、宜叙三者、不能無望台臺之據實以聞也、璫叨冒極矣、敢有他望、但見近日人情、如舊監軍丘憲、副舊守道吳大叅輩、皆移書責璫、若疑璫之掩其功者、夫同志如此、而况武臣、而况

土司其疑<sup>懷</sup>疑而觖望也久矣且今天下不欲西援黔東  
援遼乎苟不能置東西于度外則人心不可不歌舞必  
欲歌舞人心則蜀功斷不可不叙此實天下之公心非  
禁一人之私見也望台臺少賜垂察蜀勝幸甚

○ 致蜀中代巡吳年兄

頃使者報代知年翁已按部川中矣仰承大教隨即有  
所裁復中間諄諄以叙功為詞者蓋謂搗巢不叙則成  
都重慶兩案必置之高閣兩案不錄則人人解體而援  
黔亦難于成功頃向朱制臺具述此意未知年翁曾及

水否也日來 天子獨斷中旨頻宣外廷自政府以下  
人人救過不遑恐宇內之事或有出于東敵西逆之外  
者杜隙銷萌非年翁之望而誰也茲因石泉守備蔣繼  
祖赴任之便吐其隱憂如此知必上厓台慮耳繼祖係  
弟征蜀舊將其人多斬獲且多捐助乃武弁中傑出者  
與川東道中軍守備馮世修品相頡頏而功相伯仲倘  
得年翁均列之薦剡彼必矢心圖報斷不負所舉也草  
率數行仰祇台焯不宣

復河南楊代巡

某忝在梓末而未奉芝宇孤陋可知恭惟台臺肅將  
簡書激揚奉 天子之命咨求民瘼興除修衆庶之和  
精誠上格于天神物遂呈于地可謂設誠致行亦既有  
效矣而乃鯁鯁于年穀之不登思有所以為民蠹者而  
儼然下問何不自滿假若是乎某嘗司李周南此中耳  
目最嚴吏治薰猶易辨孰賢孰不肖必無有逃台鑑者  
惟是加耗一節賢者不免徃見當事者每于小民赴愬  
之時庶得長吏清濁之槩想台臺明見萬里可無藉乎  
此也使命遠存已勿注念過承腆貺何以當之九頓拜

嘉感匪可言罄矣

復都弘若門生

去夏聞足下有川東之命不覺為地方喜曰巴民其  
有幸乎已而見部覆允告心甚怏怏以為東西南北惟  
上所命奈何以蜀故去之實不知其請告在先也適  
陳子素來具道所以又接手蔡州足下出處甚明非有  
所規避于其間者益用為慰但吾輩用世全在精力盛  
壯時以足下之品之品而毅然高蹈暫為六月息則可  
若有終焉之意則非不佞所望也宇內多事需人甚急

苟有用我。幸即翻然。斯無負一朝家作養意。予素出  
處大略相同。曾以此意勸之。不必潔身之為高也。不佞  
泉矣。華壯年精力尚未盡耗。故西川之役。僅不隕越。以  
貽知己。羞今忝竊。非據亦若。聖明未嘗不知者。用之  
則行。不佞尚未引退。而况兩公乎。予素行不佞言居草草布覆  
不備。

致文湛持年兄

屢奉瑤章。深感注念。近又接手教。具悉年翁之披膈相  
示也。夫朱公祖先經南臺露章。知其必去久矣。至陳龍

一事。我年翁批炤數語。不過一點好生之心。豈有意傾  
公祖而借為題目耶。即朱有揭帖。恐終不能混兩事為  
一事也。蓋無南臺之疏。而有年翁之批。似乎有心相左。  
南疏在前。而批詞在後。則朱公祖已處不得。去之勢  
豈一鄉紳所能為哉。此其本末甚明。中外易曉。弟願年  
翁置之不答可也。置之則漸漸相忘。答之則兩兩相逼。  
我年翁生平固無畏乎人之逼之。而以我年翁地位尤  
貴乎人之忘之也。昨見姚孟老亦以為然。故敢吐其愚  
如此。惟年翁察之幸甚。

再讀大教相望以主持國是分別人品期待甚厚敢不  
 仰體但弟生平僅有方內之守而殊無域外之規守方  
 之內故動關國是亦不敢隨人附和昧域之外故字內  
 名流尚多落落况乎分別之也前臨別時承年翁欲教  
 之而無其便至今以為歉然今則守其硜硜孤行一意  
 擇地而蹈如斯而已不識可免于罪戾否也然弟不為  
 一己慮而為一世慮則天下之患有可言者一廟堂之  
 上始遺實事而爭空言繼因空言而得實禍君子盡于

一網都門日日送行正人幾于一空一朝端漸漸卷舌  
 且天子手滑不至空國不止此心腹朽蠹之患也四  
 海之內不赤地千里則大浸稽天目擊時艱者方陳鄭  
 俠之圖而不關痛癢者至等秦越之視田無禾而欲輸  
 之粟民就死而欲責之供此營衛拮据之患也邊塞之  
 上無處不缺餉無兵不告飢成卒嗔目語難而外彘翼  
 其無動驕將侈口言伐而天子信其有功功罪不明  
 士卒不勸此手足痿痺之患也今有人于此其腹心朽  
 蠹其營衛拮据其手足痿痺而能久存于世者哉弟以

為今日之患必有出于東土西首之外者此其禍將近  
或不在一二年後也第憂危有心挽回無術不過修吾  
職業以補苴萬一亦何益矣至于大壞極敝而後人所  
退縮不前者或又屬之吾輩抑何我生之不辰哉談及  
此知年翁必勃勃乎為之色動然未可為他人道也

致周蓼洲銓部

秋間讀手教諄諄乎為災黎請命甚盛心也而事有不  
盡如人意者自官買官先之說一出而一朝端信以為  
有米可買有官可先矣幸兩相公主之而同鄉兩衙門

力爭之始邀全災全折之旨而不意勘災之疏久而  
未到也前後兩掌科以京儲匱乏而有必不可改折之  
疏矣嗟乎慮三軍之鼓噪而不慮萬姓之顛連謂東南  
之物力猶可支而不思東南之民力久已竭為此說者  
真不知痛癢者哉會赦同年畢見老至弟再三控之始  
得三分折一之議夫以江南無處不災無災不重而僅  
僅改折三萬萬所濟幾何況吳江崑山青浦全災地方  
已折去二十萬其他十七州縣不過十分折一耳無年  
而責之賦無米而索之先哀此子遺其何以堪弟所以



仰天推心自愧人微言輕上不足以動一廟堂之聽而  
下不足以救閭閻之厄也。昨語所知曰：今歲猶可。文明  
春則無食，無食則無民，無民并無田。來年此時正恐欲  
改折而不可得，憂方大耳。興言及此，大可寒心。至于開  
河之議，弟正與姚孟老相約，面懇柳公祖，欲其題覆而  
外間議論又有不同，無乃吳民之厄運耶？然自當力請  
之，不以人言阻也。文起年兄事乃仁人君子之用心，而  
為有心者借題目，此自難揜。公論然要當付之忘言，則  
自化耳。不識翁臺以為何如？其他時事悉之。敬文起同年東

中或取而視之，無不可也。

同年 邑人 豐城人  
復熊掌科

曩者待罪周南，曾一望丰采。迄今十有二載，復忝同朝。  
欣慰殊甚。惟是清肅之地，未敢時領教言。為耿耿耳。適  
接手教，具仰垂神。讀程式以秦漢之筆，發程朱之理。以  
成弘之格，吐隆萬之奇。卓然大雅，是可為當宁獻矣。  
敬服敬服。廟堂多事，補衮需人。望老年丈夙駕還朝，  
中外幸甚。并及不佞。

復兩浙鹽臺田公祖

恭惟老公祖肅將簡書巡行江左。激揚所至。弊絕風清。江南父老子弟亦既欣欣然。親見德化矣。而猶俯賜清問。下及葑菲。其何能贊一辭哉。惟是大浸之後。萬口嗷嗷。而廟堂之上。又不能大有所蠲賑。以塞其望。恐無聊之民。不轉而溝壑。或有聚而萑苻者。似不得不仰煩台慮也。要之有老公祖在上。加意元元。便成膏澤。即歲不能為之灾耳。

復荆南劉大叅

曩者聞變入蜀。施歸以上。幾無人跡矣。至巴東獨台臺

駐節焉。既承雅贖。復領玄屑。豈惟傾蓋如故。真可謂天涯知己矣。自後燕不量力。進逼堅城之下。而台臺蒐乘簡卒。隱然成犄角之勢。當是時。望前茅之至。不啻大旱望雲霓也。而不意台駕以制行矣。迄今邂逅賊之功。誰使下流無恙。屹若金湯者。非台臺乎。張制臺叙疏甚詳。張按臺勘疏頗核。瑋雖人微。亦津津道之不置。緣樞部謂逆寅未獲。蜀事未終。舉解圍攻渝搆巢三案。一概置而不錄。故功高如臺下。未膺不次。耳。今聞版闕。即吉。帝心簡在旦夕間矣。燕兩載行間。幾無生理。惟是先年

投荒萬里家食十七載。廟堂之上以謫籍起之。忝竊  
今官自知非據。璫固無功可言。亦非叙功之所致也。肅  
此復

套程

又

讀台臺事蹟而。知功已蓋于天下也。巴東保障。隱然萬  
里長城。西有功于全蜀。東有功于三楚。則弟既知之矣。  
至于任永。任荆。皆弟所不及知。而今豐功偉績。有歷歷  
見之所列者。練敢死之士。拓百里之疆。斬賢王之頭。寒  
羶裘之膽。實關內之兵。制東方之敵。緝妖蓮之首。銷逆

黨之萌。此皆在永之大者。而其他省費省餉。惜兵惜民。  
又未可以更僕數也。五道不難兼攝。萬里不難馳驅。府  
第不難踏勘。吏治不難肅清。蜀亂不難赴援。楚警不難  
鎮定。土兵不難召募。下流不難彈壓。此皆在荆之大者。  
而其他籌兵籌餉。議戰議守。又未可以屈指悉也。合而  
觀之。故曰功蓋天下也。夫有天下之大功者。必受天下  
之大賞。台臺向在讀禮中。故銓部不便啓事耳。今服已  
闋矣。一日而三錫。一歲而九遷。此自應得之物。不在乎  
人之言不言也。并復不盡。

8 致川中吳代巡年兄

謹啟年臺清肅之地本不當屢有陳竄但蜀于弟為并州而弟與蜀事不能相秦越是以搗巢之後亟宜叙功前小東已詳哉言之矣更有數年前建昌一案至今未結有不得不仰煩台慮者先是猓獠為害所在騷然時舊撫杜門已膜外置之矣幸彭嵩螺公祖按蜀亟請吳本如鎮撫而以劉綬為大將然後積年狂寇五月誅夷此其功已上之樞部樞部復行之地方久矣而日月居諸至今未報頃建昌一梗似非無故而然宜朱制臺有

不錄前功何以功後之疏也今部催速勘權在台臺倘年翁以省方之暇了此久稽之案則人心鼓舞將士用命未必非擒奢援黔之一助也其詳悉之彭嵩老書中并平猓全書一部託弟轉致附上記曹仰祇台照

致吳挺菴先達

奉違台教脩己一年所矣獲讀手劄仰見台臺惓惓垂念不以遐遺真骨肉之愛也頃得小兒家信知有令孫之變不覺大駭曰天平何吾道之不幸乎仲復死而曹參不免令孫逝而顏子無年半年之內失此兩友即鐵

石人亦不能不動心也。雖然。死生有命。修短繇天。望台  
臺抑情怡性。以養天和。以膺新社。不勝幸甚。大浸之後。  
萬口嗷嗷。而痛癢不關者。謂改折必不可行。自愧言輕。  
挽回無策。惟有撫膺長嘆而已。宮曆縉紳。少將秀才之  
敬。想知己不以為哂也。

致繆西垣憲副

憶辛酉夏叨擾華筵。坐中賓主四人。惟毛具老。福星拱  
命。而其三人皆武曲填垣。則翁臺與劉達老及小弟是  
也。西川之役。弟九月發程。十月過楚。十一月入境。而奢

逆先已發難。憑據名城。剽掠旁縣。蜀其殆哉。弟特走書  
貴陽乞援于翁臺。與劉達老。而不意未幾。貴陽即受兵  
也。賴翁臺彈劾威清。達老死守貴竹。黔地屹然無恙。伊  
誰之功。而兩院皆求多焉。何哉。木高風摧。功高衆忌。自  
古記之矣。今劉達老已經部覆。似萋菲者。不能掩其大  
功。而翁臺以功見抑。大略相同。何不聞明目張膽者之  
一剖白也。聞貴門生有在銓部者。獨不可使之相聞乎。  
弟懷此不平。逢人娓娓。而言輕不足為有。無故須當事  
者。留心耳。鴻便附候台祉。不莊為罪。統祇諒之。

○ 復申玄渚遵撫

秋間使者回，具有小東附覆竊意。溫旨業已重頒，則辭疏無容再讀矣。乃頃承大教，語意諄切，仰見翁臺于無可引恬之中，示不欲勇進之意，語皆肝膈，亦着之不可少者。一向封進，一向致書，吾鄉相公則此番稟擬其旨更溫矣。大抵翁臺負天下之大經濟，建天下之大事功，而未乘天下之大時位，故以出處卜興衰，有識皆然。即相公非阿所好，而弟何能為役乎？萬望暫時優任，以需不日大用，斯可不蔡而知者。幸勿以里居為遠，而

棲遲為也

○ 復周撫臺公祖

謹啟江南大浸，萬口嗷嗷。荷蒙老公祖為災黎請命，不惜一疏再疏，真天地父母之用心哉。乃請蠲賑而不濕，期之所感額也。求全折而不久，期之所疚心也。至以十九州之災荒，而僅得三十餘萬之改折，除全災全折外，餘俱十分折一。且期所為撫膺長嘆，而繼之以流涕也。夫今歲猶可支持，交明春則無食，無食則無民，無民并無田。來年此時，政恐欲改折而不可得。廟堂之上，奈

何不動念哉。伏讀大教。百萬災黎。真如痼瘵之切身。亦有心知者。敢置桑梓于度外。即面謁政府。相公具道所以。而相公亦有意乎萬分一也。惟是昨大疏一到。敝衙門見事闕。災荒正可入告。即于次日引奏。業奉旨下。部矣。及台劄與申。立渚手書俱至。自次日即奉旨之後。政府不便贊一詞。耳茲各欲致書于少司農。而某與錢姚諸文亦相約面講。以期必濟。第不知當事執前議否也。災祲之後。易生事端。今民雖告飢。而地方不致騷動。某等得以無內顧憂者。皆老公祖如天之庇也。仰荷

明德。寧有量哉。肅此報命。無似縷銘。

○ 復河南程撫臺

不肖某緣忝寅末。便即分袂斗山。既遠鄙吝。復生乃神馳左右。未嘗不數數也。恭惟台臺懷文武壯猷。展安攘大略。內固圉而外銷萌。舉兩河三川亦既奠于安瀾矣。而猶諄諄下詢。何能贊一詞乎。璣往者司李周南。則亦有所覩記矣。夫中原為四達之地。而武備稱卑弱之極。潼關以東。陝州數城。幾無乘障之卒。而汝南以北。曠野千里。鈴鐸至不相聞。似皆今日所當議者。惟是添兵易

而措餉難、不得不仰煩清慮、且惟台臺垂納焉

復大足鄭大尹

昨歲同事蜀中、一時倚毘甚切、微夫微餉何事不煩、擘畫蓋相須、不啻左右手也、而愚拙之性、往往有直遂而鮮委曲、則或者黷開罪于公事者矣、荷蒙臺下察其無他、不加督過、已屬厚幸、且好音惠之、清俸分之、殷殷厚誼、不以遐遺、真篤于念舊者哉、臺下惠政素敷、賢聲夙著、當事既已推轂、廟堂方且獎廉、而何大計之足虞乎、雖不佞喜為揄揚、亦無藉于此耳



